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曹恒源

# 归去来兮鼎世才 诗书画印砚精哉

## ——拜谒高凤翰故居

五一小长假,我给自己的身心放假,安排了一次短途人文游:独自一人驱车去拜谒了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高凤翰故居纪念馆。

高凤翰故居纪念馆位于胶州市南关街道办事处南三里河西北,占地16亩,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。

我站立于高挂着“高凤翰故居纪念馆”匾额的大门时,一份崇敬之情在心底陡然而生……

来此之前,对高氏生平系早已有所了解:高凤翰(1683—1748)字西园,号南阜,胶州城南三里河村人。高氏自幼聪颖,博览群书,才华出众,惜学运多舛,直到45岁时方得入仕。然宦海坎坷,后遭诬陷入狱。虽终昭雪,但右肢却残(清乾隆二年岁逢丁巳病废右臂,因此又号“丁巳残人”),遂抱病隐居于扬州,寓居僧舍,靠书画度日。因其画艺超群,被列为“扬州八怪”之一,与郑板桥等私交甚笃……

一走进故居纪念馆院内,与我多年前就结为忘年交的诗界前辈——山东省政协委员、现任纪念馆文史研究室主任的郑文光先生便迎了出来。原来,他现日常就于设在这馆中的《高凤翰研究》编辑部办公,说来这纪念馆就是在老先生的倡议下由胶州政府牵头集资建成的。

于是,我随先生依次信步在馆内游览开来,那一刻,置身其中,仿佛穿越时空,走进了前清时代,与生活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的一代奇才高公南阜山人做了回“亲密接触”……

高凤翰故居纪念馆由包括南斋、春草堂、石整馆、西园、西亭、北堂、南斋池故居和附设两部分景点组成。

南斋是高家的学屋(私塾),幼时时期的高凤翰即在此读书;春草堂系取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意而得名。曾是高凤翰的父辈及后来高凤翰会同朋友,进行诗书画创作的地方,亦是成年人在此深造的所谓“馆塾”;石整馆是高凤翰会客、接客、议事的地方,也是年祭时借为“祠堂”的用房;北堂(台房)是高凤翰居住的地方;西园是高凤翰的西花园,系沿用魏文帝铜雀台西园之宴、宋代驸马王洙西园雅集和唐代张说的“东壁图书府,西园翰墨林”之意而得名。竹西亭是西园里最雅致的建筑,取唐代杜牧的扬州竹西亭诗而得名,西亭是高凤翰最喜爱的建筑,因此有号“西亭”、“西亭山人”、“西亭寄客”等,尤其晚



年多在此会友,进行艺术创作;而南斋池呢,系取高凤翰印“宅荒犹有谢家池”之意。这一般一径观瞻着,我心不由念起高凤翰的《归意》:“半马胡为混此生,劳劳百事竟何成,只余老病疲筋骨,赚得人间尚左名。”归去来兮,得栖所居。

通过游览展厅,我对高氏的诸多艺术造诣有了一个更直观更翔实的了解——高凤翰工诗,著有《南阜山人诗集》七卷。其诗风在中晚唐两宋之间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写出了不少深入生活为民疾呼的诗作,如《苦灶行》诗云:“饥肠霍霍日晌午,尚待城中换米钱。得盐尽入豪贾手,终年空作牛马走……”这首诗对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揭露,而对普通盐民的悲惨境遇寄予了无限同情,其《苦灶行》等诗不亚于“诗圣”杜甫的《三吏》《三别》,可谓异曲同工,同标诗史。

颇值得一提的,是高凤翰另有《题蒲柳泉<聊斋志异>》诗云:“《聊斋》一卷破岑寂,灯光变绿秋窗前。《搜神》、《洞冥》常惯见,胡为对此生辛酸?嗚呼!今乃知先生,生抱奇才不见用,雕空镂影摧心肝。不堪悲愤向人说,呵壁自问灵均天。”这是高氏对同时代的,一生命运多舛的一代小说之王所寄予的深切同情(其幼时曾随父去拜访过蒲翁),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高氏自身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?

高凤翰为清代初期花鸟画家,也画山水。他的画风与艺术特点属于扬州画派,所以有的绘画史家将他归为扬州八怪之一。高氏工笔画包蕴庄重雄伟之气,写意画彰显优美淡雅之风。尤

其晚年左手所绘画作,清秀俊美中更深透着一股苍劲神韵,令人叹赏。

高凤翰一生博学多才,尤擅长篆刻,时人若得其手迹,莫不视如珍宝。

民间流传着一则高氏刻砚济丐的故事——一天,高凤翰外出会友,在路边见一盲丐,双手颤抖地捧着一只讨饭瓢,双泪纵横,欲哭无声。高凤翰一问才知,这瞎子年逾六旬,孤身一人,以讨饭为生,今天运气不佳,一天没讨到一粒米,饿得头昏眼花,故在路边哭泣。高凤翰听完乞丐的哭诉,打消了会友的念头,领着他回到自家中,吩咐家人拿饭来,让他吃饱,然后拿起讨饭瓢,洗净瓢面,用铁笔在瓢面刻道:“黑地昏天,前路茫茫,著脚难奔天涯,叫不出一碗王孙饭。”刻完,他把瓢递给瞎子,说:“你拿着这个讨饭瓢,或许会要到一碗饭吃。”

高凤翰制砚艺术成就也不同凡响,这集中体现在他集金文、书画、诗作于一体的共四册《砚史》著作中。在采访中,郑文光先生对《砚史》这一艺术珍品深有研究和感触:“高凤翰将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砚本来是独立成科的艺术,相互渗透交融,熔铸于一炉,完成了他独辟蹊径、独树一帜的艺术体系,他将诗意向砚,书法入砚,印艺入砚,画意向砚,兼容并包,使各门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”

当终于拜谒完毕,与郑先生作别并向那尊高凤翰塑像揖别时,心中那份崇敬之情依然无法释怀:归去来兮鼎世才,诗书画印砚精哉。难能可贵悯农苦,赢得至今犹缅怀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曹务堂

## 我的曲师报到之旅

对于山东师范学院(现山东大学)外文系的毕业生来说,1963年7月11日实在是个难熬的日子。那天,大家集中在系阶梯教室内,全场鸦雀无声,人人都屏着呼吸,等待着分配方案的公布。当听到“曹务堂去曲阜师范学院”(现曲阜师范大学)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是我吗?因为我不是党员,连个团员都不是,学习成绩也不是班内最好的,在那个事事讲政治的年代,福临我身,确实让我十分错愕(我至今也对此不解)。然而,这个铁的事实却使我顿时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。走出阶梯教室,不少同学向我投来羡慕和祝贺的目光:“祝贺你,教大学了!”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

是啊,教学(特别是教大学)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职业。上“初一”的时候(那年我14岁),我看过一部由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《为了和平》,至今记忆犹新。赵丹饰演的是一位大学教授(好像是闻一多的形象),身穿一件白色衬衣,外套一件蓝色毛坎肩,十分抢眼,看了非常过瘾,心想:我长大了也要当大学教授。现在机会终于来了,你说能不激动?

需要提及的是,1963年全省就我们班27个英语毕业生,而分配到本科院校教书的只有我和杨荣泉。

同时分来曲阜师院的还有俄语班的周长松、王全义、中文系的陈根翠和数学系的郑文祥。我们一行6人,母校领导委派陈根翠带队,因为他的身份非同一般,他曾任山东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,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代表毕业生讲话的也是他。

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。由于时间久远,别人的行李我记不太清了,而我的行李就是一个包袱裹着被褥和衣服,还有一个装香烟的纸盒子,里面盛着上学时用过的课本和在“济南古旧书店”买的英文小说和词典。

大约8点左右,母校的校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,准备乘火车南下到曲阜师院报到。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,那天天公不作美,泰安一带下了暴雨,路基被冲毁,正在抢修。无

奈,我们只好在车站等候消息。

大约到了下午两点多钟,铁道抢通,我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的火车有多慢,而且逢站必停,即使像曲阜“歌马亭”这样芝麻粒大小的小站也照停不误。我们在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,火车到达兖州时已是7点多钟,夜幕即将降临,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,四下张望着走出车站。

出站后我们傻了眼,咦,咋不见曲阜师院的接站校车?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,心立马凉了半截。人地生疏,我们束手无策,不知如何与学校联系。幸好,当天与我们同车的还有一位长者和其他三四个人,他们也都是要去曲阜师院的。那位长者慈眉善目,举止儒雅,谈吐斯文。他个子不高,略显驼背,但脚步倒还利索。听说我们是来曲阜师院报到的山师毕业生,他十分关心,也非常着急。他一边安抚我们,一边迈着碎步往来于车站和附近的邮电局,想法与学校取得联系。几经周折,最后他终于联系上了学校的有关单位。

在与其他那三四个人的聊天中我们得知,他们都是到济南出发办事的曲师老师,那位长者系物理系主任石兰亭。

大约又等了1个多小时,学校才派了一辆“解放”牌大卡车在夜幕中把我们十几个人拉到学校。进了校门,我们也看不清学校的模样。后来才知道,当时曲阜师院并没有校车,只有一辆卡车用来拉人和运货,还有一辆“上海”牌小轿车,专供院领导用。

到学校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,总务长王天翼亲自接待了我们,他把我们安排在学校“招待所”(现在“教工餐厅”西边的单间排房)。当时食堂早已关门,他又亲自找来炊事员给我们做饭。王总务长对我们格外热情,因为他是从山师调来的,见了我们就像见了娘家人似的。而在这个人地生疏的新环境里,我们见了他也像见了亲人一样。那天晚上,食堂给我们做了西红柿鸡蛋汤,端来一

小筐馒头。由于一天没有吃饭了,我们都觉得没吃饱。

第二天起床后,我们6人在校园里转了一圈,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曲师的面貌。现在想起来,它给我们(我们)的总体印象是根本无法与山师相比。山师占地800余亩,而曲师只有400余亩。学校环境和建筑更是云泥之别。在当时的济南,学校环境最美者首推山师,它那步步登高的别致校园省内独有,国内罕见。另外,它有建筑古朴典雅的“文化楼”和两座教学楼,而曲师只有两座建筑一般的两层教学楼和东西联教室,最好的建筑要数“办公楼”(即现在的“校史馆”)。校内不见柏油路,全是泥土路(特别说明:这里我绝无“褒山贬曲”之意,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当时的心理感受而已)。

接到学校通知,8点钟人事处长要接见我们。早饭后,稍事休息,我们如约来到人事处。

进门之后,我看处长比较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,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。他上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,下穿绿色军裤。他个子不高,一头黑发,脸略显瘦,但肤色康健。他说话声音有点沙,但却铿锵有力。接见之后,处长把我们送到门口,我看他手持拐杖,腿有点瘸。后来才知道,处长姓李,名叫李宗谦,行伍出身,我猜想他走路不便可能是打仗留下的伤。从他的言谈举止,我看他仍保留着几分军人的风姿。

报到后,接下来就是安排住宿。当时学校有四座两层的“学生宿舍楼”(也住教职工),我和周昌松、王全义三人合住在4号楼一楼的一个大约20平米的向阳单间里。然后每个人从学校领了一个三抽桌,一把凳子和一个小书橱(里面的床是预先安排好的)。这就是我们的“家”。从此,我开始了在曲阜师院近40年的执教生涯。

斗转星移,50多年过去了,当年来的6个人已有5人先后调走,现在只剩下笔者一人仍在曲师过着退休后的生活。



大众讲坛预告

## “亚圣”孟子家族的记忆

主讲人: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秘档案系主任、

教授刘旭光

孟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他留给后世两样珍贵的遗产:一是他的著作《孟子》,体现的是他伟大的思想和精神世界;二是他的嫡系世家,反映了孟子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状况。

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官衙与私宅合一的府第,又称“亚圣府”、“博士府”。孟府自宋代开始,至孟府最后一位主人孟繁骥离开大陆去台湾(1949年),历经八百多年沧桑变化,其所形成的档案真实地记录着这所贵族府第及其主人的历史过程。孟府档案是孟子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、祭祀孟子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,广泛分布于山东邹城、北京、南京、济南、台湾等地,具有社会性、历史性、家族性和原始记录性等多重属性,以及历史凭证、经济参考、文化传承、文物收藏及文学艺术等多重价值。依据不同的载体,孟府档案可分为传统纸质档案、照片档案、古籍图书和石刻档案四大类型,不同类型的档案在数量和起止时间上也各不相同。

在孟府丰富的档案中,孟府家志、孟子世家谱、孟府救命文书等精品档案,既是中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,也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孟府档案资源需要整合,也可以借鉴美国总统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,实行孟府图书、档案、文物的一体化管理。

孟府档案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。开发利用和研究孟府档案也可以在社会上起到示范作用,促进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,从而形成“家家建档,人人有档”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。

5月16日(周六)上午,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秘档案系主任、教授刘旭光为大家讲述孟子生平,列表说明其身后世代相承的脉络关系,梳理历代对孟子的尊崇和称号,介绍孟府概况,并对孟府图书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处所——“赐书楼”做详尽阐述,同时剖析档案与图书、档案与文物的关系。

讲座时间:2015年5月16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咨询电话:85590666